“求原”，即探求其本来面目，彰先民之所思所想，非以今人好恶价值生搬硬套，用当下之榘矱量古人之是非，削足适履，徒增仄见，无益于知识也。这种取向大行其道，其中原因大抵有二，一是教条思想的在社会科学领域全面性的蔓延；另一则与之截然相反，与“后现代主义”中解构一切固有价值，径从主观角度出发莫不有相似之处。

本书作者尹荣方在对中国古代神话意义的研究中，跳出了“把神话对于现代人的意义当成了它本来意义”的窠臼歧途。作者之见解其义颇深，“神话与传说与其说是一种创造，不如说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直观摹写或者说直观叙述”“将神话、传说中对象的神性特点与它们的‘原型’身上的特点进行对照研究，并将这种对照放在当时农业生产、生活实践中加以认识，从发现起源入手阐明神话、传说的真正意蕴”。这是作者在本书中贯穿始终的研究态度，可称得上是神话研究的不磨之论。

从作者的分析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农事活动在上古时代人类活动的中心地位，夸父逐日、刑天神话、河图洛书诸多神话等都与农耕时节、历法记述、时间节律息息相关。神话在先民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之一，似乎是借以意蕴人们对于自然规律之认识，或是以抽象化、故事化的方式传述知识，或是本身即反映了鸿蒙初开之际人与自然万物朦胧相联系的特征。

神话的“本原”作者说得很明白了，又引申出另一重问题，神话在其流变传播中又是如何渐渐完全丧失了其本来之意义，只有故事的属性还为后人所了解，而原来的关于知识性的部分却慢慢不为人所知了。这也是神话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问题，对于理解以及实证神话的意义颇有价值，为不可阙之一环。

作者自己也说，虽然对自己的结论有信心，但明白必需要等待进一步的检验。虽然通过作者的判断，许多神话的可能本来面目与多数人的想法大相径庭，初读之下不免有所疑虑，但总的来说作者还是做到了有的放矢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。限于笔者对此没有什么研究与心得，神话的求原，价值所在有求真的一面也有其趣味盎然的一面，笔者目前大概尚倾向取后者。如有神话学研究进一步的发现或修正，当然再好不过。